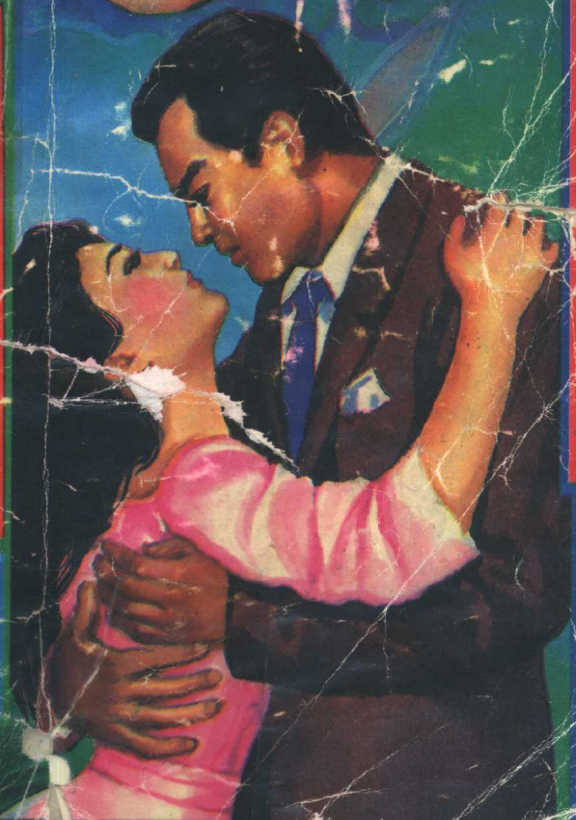


58.4
61

情人知己

琼瑶著
新著



情人知己

琼瑶新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5 号

中国十大主题小说文库
言情系列
情人知己

中州古[] [] [] [] (豫新登字 73 号)

787×1092 [] [] [] [] 印张 127 千字
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-10000 册

ISBN7-5348-1091-4/I·497 定价 4.58 元

前 言

梦，是事物发展之前兆，是讯息传递之暴光。

她在梦幻中的爱慕情人，英俊、潇洒、体大魁伟、才学广泛，善体人情，然而后果，她在一次不幸的撞车事故中，偶尔遇到了如梦般的男士，一见钟情，成为知己，使梦成为现实，

我同他说：“我们要打烊了。”

他放下咖啡杯，看一看帐单，放下钞票，一言不发地离去。

妈妈看着他背影，说：“真可惜。”

“是他自己要这样的，有什么好说呢。”

“白白的浪费宝贵时光。”妈妈摇着头。

我明白她的意思。

这位年轻的朋友显然遭受到感情上的挫折，每天傍晚，便到我们这里来坐着，一直到打烊，才踉跄归家。

他沉默，忧郁，无欢，眉头打着结，不知在想些什么，无论是什么令他烦恼，看样子该椿事已足够使他肠穿肚烂。

“他是这样年轻。”

只有少年人才会把感情看得天大。

母亲笑，“人到中年，至要紧两件事：身体健康，生意兴隆，爱情不是不值一文，而是实在太奢侈。”

他来了有大半个月。

我断定他是个学生。

短短的改良陆军装，白色卫生衫，白长裤，一双球鞋，不

知多朴素好看，使那些配戴名牌的中年人全沦为浊物。

他约莫廿二三岁，正是念大学的时候，不知感情上的失意会否影响他的功课。

是什么样的女孩使他悲伤呢。

有时留着胡髭渣就来了，无端添了一点沧桑，看上去是很吸引人的，老觉得他不知像哪位电影明星。

十六岁的我对他是很有好感的，每天打烊，都不忍赶他走。

我们每天碰头，但是我想他根本看不见我。

尽管我替他斟二十次咖啡，只算他两杯费用，他也不会注意我。

他全神贯注思考，像是只余下一个躯体耽在我们咖啡室里，灵魂早已出窍，去到一个不知名的角落。

靠咖啡维生的人。

没想到他会开口同我说话。

是礼拜三，大雨，我照例在做完功课后来店帮忙。

在门口碰到他，他居然记得带伞。

看见我，笑一笑。

我大方的问他：“不进来吗？”

他啾啾嘴，“似下面筋似。”

“有一位作家说，这样的滂沱大雨永远永远使她想起惆怅旧欢如梦。”

他转过头来，“你爱看小说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喜欢看哪一种？”

“写得好的都爱看。”我认为自己答得很聪明。

他点点头。

我们走进店里，他仍然叫咖啡。

雨越下越大，店里并没有第二个客人。

大师传与母亲在厨后玩纸牌，我坐在柜台，呆呆的看牢收银机。

我们的小店只有六张台子，三张唱片，要不就没有音乐，要不就播母亲喜欢的白纱巾，岛里这些老歌，真奇怪我们居然不蚀本。

只见唯一的客人转过头来说：“请加些咖啡。”

我出去侍候他。

斟完咖啡，我看他一眼，他仍是满怀心事的样子，似乎想开口与我聊几句，又忍住。

“要不要试试我们的罗宋汤与蒜茸面包？”

他摇摇头，完全没有胃口。

这也在我意料中。

这时母亲出来，推开店门，张望一下，“这雨，”她说：“太叫人伤心了。”

客人抬起头来。

母亲朝他笑一笑，回到店后去。

又剩下我同他。

他忽然轻轻说：“反正有空，不知你有无兴趣听一个故事。”

我心一动，这一定是他的故事。

我放好咖啡壶，坐在他对面。

等这一刻已经良久，乐意做他倾诉的对象，大雨天，还有什么比听故事更好。

他像是无从说起，沉吟一会儿，才开始：“男主角，是一个大学生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女主角，比他大八年。”

我心一沉，难怪要烦恼。

说了才两句，他停住了，只听见哗哗的雨声，很有种荡气回肠的味道。

“她已经结婚，丈夫很爱她，有两个孩子。”

糟糕。

我不由自主露出非常同情的神色来。

“这段三角恋爱很俗套吧。”他带询问的神气。

我叹一口气，“那要看当事人如何处理。”

“依你说，应该怎么办？”

我忠告说：“大学生应马上退出。”

“但是他爱她。”

我老实不客气，“这不是他谈恋爱的时候，他要努力功课，还有，他根本没有工作，即使那比他大八岁的女主角愿意同他私奔，他们何以为生？”

他呆呆的想了一会儿，然后答：“这倒是真的。”

“这不是一个好故事。”我摇摇头。

“也许他家里有钱，不用工作。”

“太没出息了，男人怎么可以啥子都不做，专攻恋爱一科？女主角日久必定对他生厌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也许他们非常相爱呢？”

这么多也许，我笑起来，由此可知他对这一段感情也不太肯定。

我想加倍努力劝他几句，临崖勒马，未为晚也。

“他没有其他的女朋友？”

“没有，他只爱她一个。”

“女主角的丈夫有没有发觉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“那趁此良机，速速结束这种不正常关系。”

“不行，他追了她好久。”

“她有无职业？”

“她是医生。”

我无言。

都是聪明人，越是聪明，越会做出笨事来。

我叹息。“女主角的孩子有多大？”

“大的十岁，小的七岁。”

“她不会带着孩子出走吧。”

他想一想，“她丈夫一定不肯，他是个教授，很有身份。”

“可怜的孩子。”

他陷入沉思，“是，”他喃喃说：“孩子总是牺牲品。”

“他自己也是。”

这位女医生必然是个可怕的女人，只管满足自身的私欲，我不喜欢这种故事。

“她美丽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再美也是中年女人了。”

“那是同少女不同的一种美。”

他说得很响往。

我有点生气，真是自甘坠落。

此时有一对年轻男女进店来避雨，嘻嘻哈哈坐下，我便上前去招呼。

他没有再与我说什么。

在打烊前，他离去。

妈妈问我，我与我说些什么。

我说：“他感情上之痛苦的快感。”

“多么矛盾。”

他们喜欢这样，越复杂越有味道，一边呻吟一边享受，自虐成狂。

开头觉得好玩，稍后便沦于万劫不复之地。

男主角现在像僵尸，吃不下，当然也睡不着，整天翻来覆去思想那段无望之爱。

年轻无知的他一不小心，会得尽丧前程。

他若不自救，就没有人能救他。

我问母亲：“十岁孩子的妈，年纪有多大了？”

“没有一定。”

“不会很小了吧。”

“假使她十七岁就生孩子，那不过廿多岁而已，相反地，如果她努力事业，晚婚，可能已经四十多岁。”

“若是女医生呢。”

母亲做一做心算，“医科要读好几年，恐怕有三十出头了。”

这么老，这么不要脸。

不喜欢她。

人到了那个年纪，早应修心养性，还挂住恋爱，而且同一个比她小那么多的男子，好不过份。

想着想着，我噗嗤一声笑出来，太多事了，是不是因为对他有好感，所以才抱不平？

唉，别人的故事，管不着管不着。

雨季开始了。

空气里汪着水，抽湿器连日连夜地开着，呼噜呼噜操作，店里生意不差，但打烊后清洁工人须加倍勤力拖地。

他仍然来喝咖啡。

呵，还染上抽烟的习惯，常常对牢天花板喷出一口青烟，对之凝视良久，活像个悲秋的诗人的。

一看就知道事情还没解决。

我心痒难搔，但又十分不便问及别人的私事。

事情到底怎么了呢，那个丈夫发现私情没有，妻子会不会离家出走，孩子们又如何？

他又会不会放弃学业，专职做一个女医生的情人？

妈妈说：“假如他忽然不来了，我们便可以知道，他已经跟她离去。”

我希望他来。

星期一，他披着雨衣前来。

我忍不住问：“好吗？”

他苦笑，指指脑袋，“差些儿想破了头，没想到如此难。”

“有什么新发展？”

“她同他约会，被小孩子撞破。”

我用手掩住嘴。

“是她的生日，他在家等她来，但是同时她丈夫也为她开派对庆祝，她走不开，他等得急，索性找上门去，拉住她在书房理论，被大女儿听见一切。”

“我的天！是十岁那个孩子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孩子太懂事了，并没有说穿。”

“才十岁，就像个大人？”

“是，孩子们心思很灵，家里发生不寻常的事，逼着他们长大。”

我呆呆的看住他。

事情披露了，他们要马上下决定，分开，还是不顾一切出走？

“这个时候，”他沉着的说下去：“女主角矛盾了，她不舍得离开这个家。”

“什么，她不是爱上了年轻人？”

“到这种关头，她不能不小心一点。目前她过着人上人的生活，每天工作三四小时，年年出去渡假好几次，一切都是最好的，家中两个女佣一个司机——”

我明白了。

我们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，她不顾放弃过去赚得的物质生活，从头开始。

也不能怪她，从头开始，需要多少精力心血，只有少年人才会有这样的无穷精力。

“他失望了吧。”

“他非常悲痛。”他深深吸一口烟。

我仔细观察他面孔，“会离开她？”

“他不能够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并没有保留，她是他第一个爱人。”

我啼笑皆非，“但是她不爱他，她全当他是小玩意儿。”

“是，他也发觉了。”

“你看。”

“他想找她谈判。”

“千万不要！”

“你认为不可以？”

“多余，已经到这种地步，男女之间切忌摊牌。”

他忽然露齿而笑。

我呆呆看着他，莫非受刺激过度，怎么忽然笑起来。

“你一直不赞成他们这段感情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”

“我已经决定这样发展。”

“你根本不听人劝，问别人的意见干什么？”

“我想看会不会有人感动。”

“我可不感动。”

“但是你为他们担心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可不为那自私的老女人担心。”

“喂喂喂，她不是老女人。”

“三十多岁，很老很老了，”我生气的站起来，“还在玩弄感情，杀无赦。”

他讶异的看着我，像是不信我反应会过激。

我恢复过来，“添些咖啡？”

“好，谢谢。”

真要命，听故事何用听得这么投入？神经。

我深深吸一口气。

那天晚上我还为此辗转反侧。

梦见他与别人的丈夫撕打起来，闹出丑闻。

多么不值得。

他若愿意，相信有许多女孩子会与他做朋友。

譬如说，我。

他个性中忧郁的一面感染了旁人，在今年的雨季中，我传染了多愁症。

星期一傍晚，我才进咖啡店，母亲便朝我啾啾嘴。

我转头，看过去，见到一个女客独自坐在近窗口的位子里。

她有一头极浓的黑发，梳在脑后，皮肤雪白，完全不理睬目前太阳金棕潮流，姿态优雅。

我心碰一声。

我们店里根本没有这样的客人，她绝对是第一次来。

母亲很低声的在我耳畔说：“她来等人。”

哎呀。

等他。

他们莫非是约在这儿谈判？

我的一颗心像是要在喉咙跳出来。

只见女主角衣着异常华丽高贵，是那种真正古典的设计，配戴饰物恰到好处，一只小小黑色鳄鱼皮皮包放在一边，虽静静坐着，风度已经表露无遗。

难怪。

这一切确非咱们这些十几岁只会咕咕笑的少女可及。

而且可以看得出她年轻时不知多漂亮。

我的一颗心沉下去。

她抬起头来，叫我，“请问有密糖吗？”

她喝薄荷茶。

没一会儿，他来了。

立刻趋向前去，吻她的脸颊。

奇怪，看上去感觉十分温馨，倒不是火辣辣的。

我用手托住头，看着他们。

他们俩低声商谈，我一句也听不到。

相信我，做旁观者的滋味并不好受。

无论怎样，他们今天应该作出决定。

母亲说：“看样子，她对他也是真的。”

我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她不像故意玩火那种人。”

我亦有同感。

“那么谁是坏人呢？”

“没有人是坏人。”

“可是每一个故事中，总有人忠有人奸，不然谁修成正果，谁得到报应？”

“别傻了，看情形他们三人，加上两个孩子，全是牺牲者。”

“她会跟他出走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啊。”

“她太矜贵，完全不是野玫瑰格调，她才不会放弃家庭事业。”

我略略放下心，愿意相信母亲的眼光。

这两个人是怎么爱起来的？原以为是很齷齪的一件事，待看到女主角，才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。

他们谈了大半个钟头，才叫结帐。

他为我介绍，“我姐姐。”

姐姐？当然，我朝她笑笑。

那位高雅的女士与我攀谈，“听说你们的洋葱汤做得最好。”

“是，几时试一试。”

“改天有空一定要来尝。”

他送她出去了。

那一夜，他没有再来。

第二天，他也没有来。

完了，他再也不会出现。

他跟她跑掉了。

每天傍晚，我便密切注意店门，盼望他会推门进来，但

自星期一之后，一连三天，都没有看见他。

“我还以为我们是朋友呢。”

“有什么决定他也不与我说一句。”

“这样私人的决定，也很难开口告诉别人吧！尤其是萍水相逢的朋友。”

“星期四，发生了骇人的大事，我见到了三角恋爱中第三位主角：女医生的丈夫。”

他们双双来品尝洋葱汤。

对于她的演技，以及胆量，我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只见她笑脸盈盈，若无其事地坐下，与丈夫有说有讲，一点不像有心事。

我心中倒一宽，噢，她甩了他，这倒好，他可以从头开始。

母亲却很困惑，“这里面另有学问。”

“你看见什么？”

“这一对明明是恩爱夫妻。”

“其中有诈。”

“不会不会。”

“也许她装得好。”

“我想年轻人的情人另有其人。”

我的脑筋却转不过来。

母亲抱着看推理小说的态度细细分析这件事。

鲁莽的我不肯做她的华生，急急把他们三个人判罪。

只听得教授说：“这地方小得可爱。”

“可惜只有小食，”他妻子说：“否则把整个地方包下来请